

长篇评书

魯中奇險傳

姜元溪

仇建新



魯中奇險傳

姜元溪 仇建新

山東人民出版社



鲁中奇险传

(长篇评书)

姜元溪 仇建新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 印张2插页 332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3,850

书号 10099·1681 定价 1.30 元



目 录

第一回	渡黄河英雄显身手 闯密林豪杰探坟莹.....	1
第二回	救老妇巧遇小周忠 愣头青引出大麻烦.....	20
第三回	探军情活捉吕孝祖 除祸害奋勇灭顽敌.....	30
第四回	神枪手神枪惊敌胆 放牛娃飞石显神威.....	45
第五回	云门山群英初相会 县城里众匪乱谈兵.....	59
第六回	拉陷网议定金钩计 生祸端匪徒逞凶狂.....	76
第七回	四盘居烈女露锋芒 井口庄朱匪施淫威.....	87
第八回	动智谋英雄捕群匪 救天姑巧入鸿昌府.....	105
第九回	显神通郎中博众爱 送宝马初探金鸡山.....	116
第十回	胜传杰聚兵显威相 刘二坏巧舌害忠良.....	138

第十一回	闹县城天柱遭围困 武工队神兵巧救应·····	149
第十二回	绞尽脑汁再生是非 将计就计保护亲人·····	168
第十三回	真真假假图圈探亲人 虚虚实实古墓布奇兵·····	186
第十四回	闪电战武工队扬名 祭英魂好儿女盟誓·····	203
第十五回	宿营地泄密遭横祸 神王庄打探遇奇情·····	219
第十六回	生误会丁老下绝情 施淫威妖孽露狰狞·····	233
第十七回	小丁聪设计骗匪首 探山情夜宿“狗不理”·····	245
第十八回	“紫玫瑰”进店耍阴谋 二好汉用智救难人·····	256
第十九回	野狼山吴通再遇险 出风头奉民闹寺庙·····	271
第二十回	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摆脱离奇又遇离奇·····	289
第二十一回	牢笼计奉民藏恶意 救战友吴通勇献身·····	307
第二十二回	将计就计黑虎掏心 出谋划策毒蛇吐芯·····	326
第二十三回	庆胜利元宵齐聚会 新指示鼓舞众人心·····	339

第二十四回	离间计传杰震怒 煽阴风叛徒纵火·····	353
第二十五回	当机立断转危为安 黔驴技穷阴谋败露·····	368
第二十六回	盘龙寺王飞险遭害 疯老婆以命救亲人·····	384
第二十七回	忘恩负义叛子杀母 同仇敌忾群情激愤·····	399
第二十八回	辨真假怒斩生铁佛 拨迷雾合兵退顽敌·····	415
第二十九回	遭围困鏖战金鸡山 危急中又遇棘手情·····	434
第三十回	吐真情亲人喜相逢 传恶讯又惊众人心·····	453
第三十一回	灭熊黑奇兵踏云门 破县城英雄再进军·····	465
后	记·····	481

第 一 回

渡黄河英雄显身手 闯密林豪杰探坟茔

云涌浪滚风鸣，山河碧血飞红，英烈昔日苦斗争，赢得今朝太平。

话说鲁中地区，堪称宝地一块：四面环山，八方有水，广有树木，多见森林；看山，山峦起伏，如群虎盘踞；望水，河川弯曲，似蛟龙摆尾；说森林，虽不大倒也阴森。

时值一九四六年秋末冬初之际，在那滚滚的黄河岸边，呼啦啦狂风阵阵，只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这空旷凄凉的地方，忽见两个彪形大汉，凝神提气，迈动大步，“扑踏、扑踏”地走了过来。那位要问：这大汉走路，应该是“噔、噔、噔、噔”的响声，咋还“扑踏、扑踏”的动静呢？列位不知，这硬碰硬才会发出“噔噔”的声响。可你纵有千钧之力，一脚踩在棉花垛上，说什么也不会有大动静。你想啊：这黄河岸上，黄沙漫漫，大风起时，扑天盖地，游龙般的旋落；所落之处，少则几尺，多则数丈，有的深不可测。其实，黄沙比那棉花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比那棉絮粗点儿就是了。所以，他们即便是有意跺着脚走，你也保准听不见“噔、噔、噔、噔”，只

能听到“扑踏、扑踏”。

闲言少叙。且说这两个彪形大汉，远处看，个头差不多，全在七尺以上；走近看，前者膀阔三亭，黑红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后一个，细腰乍背，白净子，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再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红脸的，白羊肚子手巾打着包头，上穿一件毛朝外的老羊皮袄，下穿一件青蓝色间杂碎补丁薄棉裤，脚登一双“踢死牛”千层底的老铲鞋。肩横一条扁担，箩筐分系两头，走起路来步履生风，在他肩上的小扁担是颤颤悠悠、悠悠颤颤，恰似扛着一根青皮秫秸。白脸的，是一副阔绰的装束，头戴灰色礼帽，帽墙四周镶着道二指宽的缎条，帽沿翘翘蓬蓬见棱见角，身穿一件藏青色薄棉袍，脚下一双礼服呢圆口皮底鞋；两袖清风，潇潇洒洒。两个汉子一前一后，脚步匆匆，不大一会，就消失在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之中。

这个小村庄名叫石家村，座落在一个不大的渡口前边。虽然村不大，人不多，却是窗户眼里吹喇叭——鸣（名）声在外。

相传在遥远的过去，这地方还是一片渺无人迹的黄沙滩。正巧，孙悟空保护师傅唐僧西天取经，路过火焰山和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争斗，被铁扇公主用芭蕉扇煽得忽忽悠悠顺风飘荡，身酸骨疼难耐之时跌落此地，“呱唧”摔在一块石头上，疼得他哎哟直叫。孙悟空火撞猴头，高举金箍棒朝着石头一阵乱砸。不料想连砸数棒——这块石头是金星四射完好无损。悟空好不气恼，借得观音菩萨的净瓶装来了五湖四海水往下倾注，霎时间黄沙滩变成了一片汪洋。悟空还不解气，又邀来了雷公、电母、四海龙王，一股脑儿地撒风灌雨，眼见得那块石头

踪影不见，乐得个悟空手舞足蹈，拍掌大叫：“我叫你如此顽固，这下可不能再捉弄俺老孙了！”说罢，驾起云头飘然而去。谁知悟空走后不久，水退潮落，那石头却又冒出水面，将大水隔开，形成了水陆两地。后来有人在此居住，逐年延续下来，成了当今的石家村。当然，究其真假，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

这个村因为紧靠黄河岸边，所以，村里的人祖祖辈辈便以行船摆渡为生。清朝咸丰年间，洪秀全的太平军建都于南京后，安徽北部一支杀富济贫的捻军，以太平军为后盾，向河南、河北、山东的南半部进发之时，曾来到过这里。封建统治者闻讯大怒，立即派出了平捻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进行剿除。这个钦差大臣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特别任命的军事总司令。僧格林沁到此，施出了恶毒的一招：借黄河水淹了博兴以北的丰贯屯。当时水势漫延，石家村一带洪峰滚动，浊浪滔天，致使这支捻军全部覆没。有一位名叫石永烈的老汉，人送外号石大胡子，是一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烈性子老人。他领头摆渡残存的捻军过河脱险，不料想船刚行至河心，被凶恶的清兵乱箭射死。老百姓为纪念这些为民族大义而英勇捐躯的勇士和石永烈老汉，便把自己的家乡改名为石家村。

书要简短。单表那两个不速之客进了村子的南头，腿抬得老高，可迟迟不向前迈进；脑袋挺得很直，眼睛却滴溜溜四处张望。说他俩寻人？又不去向叩门询问；说他俩赶路？又在那里踟蹰不前。村子里大都是些参差不齐、破烂不堪的院落。冷清清，凄惨惨，大街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稍顷，两个彪形大汉围着村子转了大半圈，猛然在一个有着黑漆小门的院落跟前停了下来。只见，黑漆小门的两侧，贴着一副经日晒雨淋变得模

糊不清的对联。上联写：提笔断阴阳；下联合：张嘴送鬼邪。横批是：妙手回春。两个汉子看罢，不由得暗暗点头。白脸汉子刚要上前叩门，猛地抬头一看——“铁将军”把门，主人不在家。上哪儿去了呢？两个汉子正在纳闷，忽听得村北边人声喧哗，奇腔怪调，不知为何。他两个情不自禁地借墙角隐身探视：只见渡口前的沙滩上竖着一根两丈多高的杉杆，一群人把杉杆围在中央，指手划脚，闹闹嚷嚷。隔远了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两个汉子见此情景心中为之一动。就在这时，呼啦啦刮起一股旋风，恰似一条黄龙揭地而起。这阵旋风从杉杆那里开始旋起，直奔石家村而来。旋风起处，搅得杉杆底下那群人，趴伏的趴伏，逃窜的逃窜，就连天上飞不迭的鸟儿也随着跳起舞来。说来也怪，旋风过后，那两个暗中窥视的彪形大汉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起来，起来！回来，快回来！再不回来老子可要开枪啦！”随着粗野地叫骂，两颗枪弹掠空而过。只见五大三粗的一个汉子，提着冒烟的手枪，站在杉杆底下狂吼乱叫。此人约在四十出头，一副“尊容”着实稀罕：蛤蟆鼓式的头顶闪亮，满脸肉疙瘩——大山包、小土丘似的密密麻麻；左腮下玉米粒大的一颗黑痞子上长着一根长毛。这些不在话下，唯独右额头上一条断眉的伤疤，亚赛一条趴着的泥鳅，活龙活现，特别显眼。这人手中的枪，枪瞄子已经去掉，看得出是个玩枪的老手。二十多个黑不溜秋的家伙站在他的身后。这群人是一色的青衣靠身，腰扎兽头铜环皮带，每人手里提着一件二十响的家伙。那位问：这是些干什么的？他们是黄河南边青州城剿共司令部掌握下的便衣队。那个相貌非同一般的家伙是便衣队队长，此人姓朱名泰字洪州，人送绰号“疤痢眼”，全是些吃人不吐骨

头的妖魔鬼怪。在这帮家伙的逼迫下，三十多个穷家百姓和等着坐船的行人，围在杉杆底下，低着头，一动不动。刚才被旋风刮跑了的人，也都踉踉跄跄地被赶了回来。再看那杆子顶上挂着一副木架，木架上用婆婆钉子钉着一具展臂叉腿的死尸。手掌和脚腕钉钉子的地方，流出的血液已经变成了绛紫色。死者没有闭合双眼，直勾勾怒视着那些相貌狰狞的匪徒。杉杆底下贴着一张告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晓喻行人：

此系共匪青州地区农会会长周磊光之正身，民众须知，通匪者悔过不咎，检举有赏；为匪者投诚不杀；窝匪不报，顽固对抗者格杀勿论！

青州剿共司令部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

朱疤痢眼眨了眨眼皮，母狗眼不大却有精神，扫视了一下杉杆底下的人群。他咧了咧棉裤腰式的大嘴，嗡声嗡气地说：

“起来，都把头抬起来！诸位有的新来乍到，可能还不认识我，我朱某人是专门玩枪杆子的；今日个我是开馆子的搭上了水钱，请你们看了出西洋景。怎么样？西洋景还算不错吧！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这西洋景叫作放风筝，放共产党人的风筝。知趣的自动站出来，不知趣的可别怪我不客气！”尽管朱疤痢眼连哄带骗加咋呼，几十个穷家百姓没有一个吭声的，只是偷偷望一眼悬挂杆头的那具共产党人的尸体，悄悄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朱疤痢眼见无人答理他，气得高声嚎叫起来：“你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别他妈装洋蒜，据我们得知：这两天有共匪要到河南青州去。我朱某人一向是宽宏大量的，在这几有一言奉告：青州是我们的强化区，前些日子观音沟一战，

把共匪的队伍吃了个净光，几百口子死尸填满了山沟。你们趁早放弃邪念，站出来咱们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嗯——怎么样？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朱疤痢眼的话音刚落，但见人群中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答了话：“朱队长，你这些话说得倒也不错，可是得跑到河南去听，隔得近了就怕连过年都过错了。”一句话，把个朱疤痢眼气得“嗷嗷”怪叫：“住口！你个老混蛋竟敢当着众人的面嘲弄我，看我不毙了你！”老人并不害怕，坦然自若，手拈银须哈哈大笑：“开枪吧，打死我不要紧，等你脸上的那块伤疤疼了的时候，看谁给你治！”老人的话象是触着了疤痢眼的疼处，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上那道断眉的伤疤，抬头望了望杆头上那具尸体，这家伙的心头一阵收紧，头晕目眩，猛然间看到那具死尸又活了，朱疤痢眼“啊呀”一声怪叫，抱着头连连后退。当然，人死不能复活，这只不过是他的—种幻觉罢了。原来，朱疤痢眼头上的这道伤疤就是周会长给他戳下的。那还是这个家伙在一个汉奸队的炮楼上兴风作浪的时候，周会长带领着民兵联防大队在端炮楼时给了他一刀。当时以为他死了，没想到朱疤痢眼使得是“老牛大憋气”，装死。等得民兵联防大队—撤，他捂着头撒丫子跑进了县城。打那，他每当想起挨刀的情景，总是毛骨悚然，魂飞魄散。在石家码头设卡的这些日子，天阴地湿，成天价伤疤疼得要命，多亏了石家村一个满有名气的中医先生给他调治。这个中医，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位老人。因此，朱疤痢眼对这位老人是干瞪眼，白生气，恨得牙疼也是无可奈何。当下，他气急败坏地把手挥了挥，大声吼道：“滚！石家村的穷鬼都给我滚！弟兄们——，”“在！”“凡是坐船的人，都给我严加盘查，发现可疑分子立即逮捕，就地处决！”二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匪兵，忽地散开来，

开始了对坐船行人地威逼盘查，不表。

却说石家村的这位中医先生，姓石，名叫石志贤，今年六十多岁。此人耿直忠厚，医道高明，只要是穷人，不管是头疼脑热，还是大病临身，随叫随到，从不厌烦。不但如此，老人的家，还是我党设在这黄河渡口上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半月前，老人接到交通员的情报，说是近日组织上要派人来，到河南面青州一带去开辟工作。因此，老人是时时留心，刻刻注意，唯恐我们的同志至此遇险。可是眼巴巴连等数日，未见来人和他接头，心头不免一阵阵地发紧。

石志贤老汉，一边回想着周会长那令人悲伤的遭遇，一边昏昏沉沉地往回走，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家门前。原来，那个有着黑漆小门的院落就是他的家。石老汉打开门上的锁推门而入，反手将门插好，直奔堂屋而去。他漫不经心地推开房屋的两扇小门，刚往里面一迈腿——“啊呀？！”一声惊叫，“噫、噫、噫、噫”退了回来。你道为何？刚才那阵旋风中不见了的两个彪形大汉，正坐在他的屋中。老人十分诧异：门锁着，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是敌人？还是同志？他决定先试探一下再说。“你……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私自闯入民宅？”白脸汉子才待答话，红脸的已抢先开腔：“我们是来看病的。”石老汉一听这话，心中暗想：对方用的不是联络暗号，我必须谨慎从事。“出去，你们快出去，我压根儿就不会看什么病！”

“石老先生，你若不会看病，为啥门前贴着妙手回春的对联？”

“少啰嗦，朱队长就在此处不远，当心他把你们当作共匪的探子抓了去。”这时节，白脸汉子起身说道：“我们是来拿起死回生药的，不知你这地方有还是没有？”石老汉听得这话，圆睁二目，笑纹满脸，一字一顿地答道：“我只有妙手回春的本

事，没有起死回生的药物。如果你们非要不可的话，请等到黄昏时候再说！”说到这儿，三个人赶步上前，六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列位要问：这两个大汉，是从哪儿来？来干什么呢？诸位，来的这两个人，正是我鲁中军区司令部派来的。他们要到青州地区，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何以见得？有诗为证：

蒋贼弄险，国遭涂炭。望不尽哀鸿遍野，说不尽民众灾难。历史绝不倒退，车轮岂能倒转；毛主席运筹帷幄，共产党力挽狂澜。解放战争旗帜竖，革命烈火遍地燃，全民族爱国志士争先；军是鱼，民是水，鱼水情深志更坚。统一战线力量无边，人民战争风暴遮天。要知道狗急总要跳墙，莫忘记豺狼本性不善；垂死挣扎疯狂之日，残暴侵吞红色政权。青州地区形势险，两军阵前非等闲；自古兵家必争地，英雄立志闯雄关。大龙山上红旗舞，精英谱写壮志篇。

这位红脸汉子名叫石奉挺，三十岁刚出头，担任龙山区武工队队长；这位白脸汉子，名叫石奉民，二十六、七岁，任武工队指导员，他俩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军区司令部为啥派他弟兄俩来执行这个特殊任务呢？一则他两个各有所长，一个是久经沙场的勇士，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指挥能力；一个是满肚子文采横溢，搞个宣传鼓动什么的是拿手好戏，两人一结合，可谓文武双全；二则他弟兄俩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山川河谷，了如指掌。原来他们的原籍就是这石家村。一提起石奉挺、石奉民的家，那可真是钢板上钉钉子——当当响。当年领头摆渡捻军过河的石永烈老汉，就是石家二兄弟的爷爷。石家二兄弟的父亲，也是一位钢强的汉子。有一年，他硬是不摆渡

那些刽子手到河南面去烧、杀、抢、掠，被活活地打死在岸边。父亲死后，石家的小船只得停放起来，母子三人断绝了唯一的生路，只好由母亲领着幼小的奉挺、奉民，到河边捡点儿死鱼烂虾充饥度日。不料屋漏偏遭连阴雨，破船又遇顶头风。遇上了灾荒年，奉挺又得了重病。被迫无奈，母亲只得将奉民卖给了人家，自己也出去给人家当了奶妈子。奉挺病好以后，跟邻家借了两筐地瓜，沿街叫卖，倒腾着维持生活。奉挺长到十四这一年，一天晚上，大雪过后朔风凛冽，正是一个“三九、四九，冻死牯牛”的寒夜。清早起来，母亲去抱柴做饭，猛然发现门前柴禾堆里躺着一个白雪裹身的姑娘，冰人般一动不动，奄奄一息。她赶紧把姑娘抱进屋内，随即让奉挺到门外扫雪，用雪团擦抹姑娘的全身，直到姑娘醒来方才住手。她知道姑娘是冻饿所致，便把仅有的一个棒硬的窝头，用热水泡开，劝慰着姑娘嚼咽。等姑娘转危为安，仔细一问，才知道她刚刚十三岁，名叫丁香，家住黄河北，父亲早死，跟随母亲出门要饭，不料其母年迈多病，在过一座大山时，失足滚落崖下，跌撞而亡。俗话说：“穷帮穷，富靠富。”从此，奉挺家的破草屋里，多了一口子人。小丁香天生的聪明伶俐，别看年纪不大，屋里屋外、针头线脑的，全都拿得起、放得下。天长日久，她跟小奉挺滚爬在一起，那可真是：不是家胜过家比家温暖，不是亲胜过亲比亲还近，就跟亲兄妹似的，忙这忙那，穷日子比过去有了生机。万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年夏天，奉挺和丁香一块到河里去摸鱼、捞虾、捉螃蟹，太阳偏西的时候才转回家去。他两个进门一看，吓了个目瞪口呆：只见屋里碗碎锅破，床倒桌歪，乱七八糟。小兄妹俩哇呀呀连喊几声亲娘，无人回声，急得跺脚捶胸，嚎啕大

哭不止。小兄妹俩象疯了一样逢人就闹，见人就讲，东跑西颠到处寻找，腿快跑断了，嘴快磨破了，也没见到母亲的影子。只是影影绰绰地听人说，石家老辈上得罪了仇人，才遭此横祸。从此，两个孤儿在全村老少爷们的帮助抚养下，穿百家衣，吃百家饭，一晃几年，长大成人了。时值奉挺十八，丁香十七。人们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话不假。你看丁香姑娘的两只眼睛，就跟水灵灵的黑葡萄似的，高高的鼻梁，不厚不薄的嘴唇，虽然是风吹沙打，可是她那白嫩的脸庞，亚赛画中描绘的仙女一样，粗布旧衣裹身，也不遮掩窈窕之姿貌。一句话，真算得上劈头盖脸的俊。奉挺和丁香这两个苦命的孩子，可说是天生的一对，庄里乡亲也看着好。经几个热心肠的老人一说合，良辰吉日，两个人成了亲。日后，小两口继承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行当，行船摆渡，迎送过往行人。石奉挺生就了一副爆仗脾气，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一次，有个绰号叫“皮策篱”的当地恶霸，要去颜神镇观景，上船后看中了同船一个老太太篮子里的几十个红皮鸡蛋。这家伙见物眼开，伸脖子直咽唾沫。眼珠一转，诡计生成。说来也巧，在船尾站着的就他们俩人，杂物遮眼，别人也没注意。“皮策篱”趁老太太闭目养神的时候，脱下裤子，悄悄地在老太太的背后屙了一泡臭屎。没顾地擦屁股，起身系好裤腰带，手扶船帮“嘿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这笑声，就和猫头鹰叫唤差不多，把个憨厚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只听“扑哧”一声，糟啦，正踩在“皮策篱”屙的屎上。老太太还没弄清是咋回事，“皮策篱”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鸣的一声赶步上前，伸手揪住了老太太的脖领子：“你这个老棺材瓤子，瞎了眼是咋的？麻儿俐的赔我的粮食！”这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老太太做梦也不曾想到碰上这号无赖。逼着哑巴说话，再老实也不能受这个窝囊气，就豁出老命跟他拼上啦：“你这个该死的孽种，说清楚你的粮食在哪儿？”“我的粮食让你给踩没了！”“我踩的是一堆狗屎！”“别……别管狗屎猫屎，那……那就是我的粮食！”“你满嘴喷粪，噁心煞个人！”“你……你个老菜帮子……口出不逊，我……我……”他本想说个“打”字，舌根发硬啰啰不出来啦。常言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老太太据理而争，骂不绝口。“皮箢篱”一时恼羞成怒，便恶狠狠地要打老太太。只见他刚一举手，就听“哎哟！”“啪唧！”“咕噜！”一阵响动。细瞧处，老太太纹丝儿没动站在那里，“皮箢篱”趴下啦。“皮箢篱”也纳闷：“怎么回事？我怎么倒下啦？”赶紧捂着流血的鼻子爬起来观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为啥？他面前出现了半截铁塔！谁呢？船老大——石奉挺。

“怎么，在俺的船上要逞强梁？！”

“你是……？”

“敢情你是吃好东西油住了耳朵，这黄河两岸谁不知道俺石奉挺？！怎么，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想头不成？！”

“啊，石奉挺，听说过。”“皮箢篱”这个家伙是当地一霸，他根本就没把石奉挺放在眼里，冷冷地一笑，说道：

“俗话说——‘好汉不打有理的’。你没进过学堂，不懂得什么是加、减、乘、除……”

“少在这儿念脏经，快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听明白了。这粪本是粮中之精，刚才我屙的这摊屎，上秤称的话，足够二斤重。我准备把它带回去，上在三棵玉米